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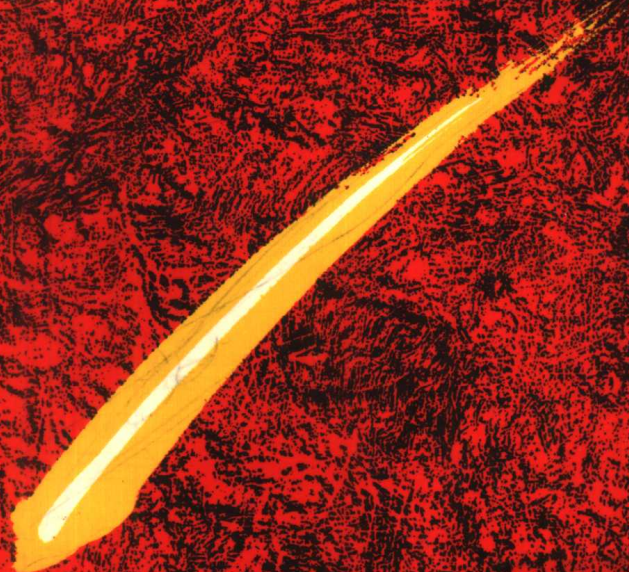
⑪⑩ 聯文經聯

潮說小

編主 ○ 弦聲

設附暨獎說小屆14第報合聯

集品作獎詩新、獎學文導報



聯經文學 ⑩

小說潮

——聯合報第十四屆小說獎暨附設報導文學獎、新詩獎作品集

痾
弦主編



聯經文學 ⑩

小說潮——聯合報第十四屆小說獎暨附設
報導文學獎、新詩獎作品集

·B84012-33·

81.11.1342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20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編 者 痲 弦
發行人 劉 國 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3620137·7627429
郵撥電話：641866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859-4(平裝)

聯合報第十四屆小說獎評選結果

短篇小說獎

第一名 夜祭

姜天陸

第二名 晚風

鄭俊宏

第三名 幻想擊出一支全壘打

黃英雄

中篇小說獎

DA—一八事件

張國立

聯合報第十四屆小說獎評選結果

長篇小說獎（從缺）

極短篇小說獎

雪祭

楊照

暮春

林裕翼

合影

董煜

將軍之戰

張選水

報導文學獎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槍爲他說了一切

顧肇森

佳作 巡訪噶瑪蘭

劉還月

佳作 逃亡鐵幕內

張伯笠

新詩獎

正獎四名

墜落的聲音

幾件衣服與裸體

鳳兮

琴聲

佳作四名

我遇見一個匠人

尸毗王

金屬二題

未來的時刻

于堅

羅葉

鍾鳴

虹影

王明玉

陳大爲

蕭旭宏

鴻鴻

目次

短篇小說獎

三■第一名：夜祭／姜天陸

二七■第二名：晚風／鄭俊宏

四九■第三名：幻想擊出一支全壘打／黃英雄

中篇小說獎

七三■DA—二八事件／張國立

極短篇小說獎

一三七■雪 祭／楊 照

一四三■暮 春／林裕翼

一四九■合 影／董 煜

一五五■將軍之戰／張遼水

附設：報導文學獎

(第一名：從缺)

一六三■第二名：槍爲他說了一切／顧肇森

二二五■佳 作：巡訪噶瑪蘭／劉還月

二五三■佳 作：逃亡鐵幕內／張伯笠

附設：新詩獎

三二一■墜落的聲音／于 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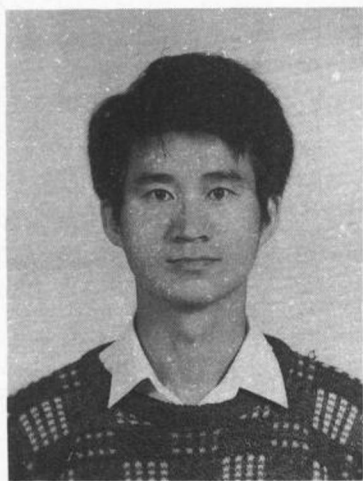
目次

三七	■幾件衣服與裸體／羅葉
三三	■鳳兮／鍾鳴
三二	■琴聲／虹影
三五	■我遇見一個匠人／王明玉
四二	■金屬一題／蕭旭宏
四七	■尸毗王／陳大為
五三	■未來的時刻／鴻鴻

短篇小說獎

【短篇小說獎第一名】

夜祭



姜天陸

姜天陸，台南縣人，民國五十一年生。台南師專畢業，花蓮師院暑修部肄業。現任國小教師。曾獲聯合報短篇小說獎、中央日報短篇小說獎、耕莘文學獎。作品尚未結集出版。

〈得獎感言〉

咀嚼苦難和孤獨

成長過程中，曾經藉著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來淬勵自己，每當心中充滿沮喪、徬徨的情緒時，我便進入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世界，細細的咀嚼他的苦難和孤獨、勇氣與鬥志。

這種經驗後來也從《老人與海》中再次體會，老人給我的勇氣更加純淨而堅實。

或許因緣如此吧！文學的魅力總令我著迷，我也深信好的文學作品將永遠的燃燒著能量，溫熱冷卻的人性，這是我寫小說的基本信念，願我終能以自己的作品證明它。

夜祭

穿過連綿無盡的甘蔗園和玉米田，還是無邊暗綠的玉米園和甘蔗園。嘉南平原，在初秋欲暮未暮的時辰，尚未及點燃村落繁華的燈火，黝暗孤寂的曠野，彷彿還保存著些微的洪荒氣息。

潘正雄跨上後座載著香腸和珠仔台的機車，欣喜的穿越一路墨暗的蔗田，雖然前幾日一名高職夜校女生被姦殺棄屍於蔗田的陰影猶存腦海，但想到今晚熱鬧的節慶將在福興宮舉行，多少水噹噹的姑娘會前來助興，心中不禁精神抖擻。

出門前，阿嬤還叨唸著：「今日幾月初幾呀？」

幾月初幾！阿嬤總是這樣問，行動越遲緩，對於歲月，彷彿越希望它們每日能明明白白

白的向伊表示，伊憂慮歲月會摸著壁角唬過人似的。

「才八月初十啦！」他知道阿嬤在等待的就是今日——九月初五，可是不得不騙伊，誰能陪伊回吉貝耍？父母在高雄包的工程還未做完，轎車也未留在家，他亦不可能用這台破機車載一個近百歲的老人騎兩三小時路程回去一個全村都是陌生人的地方。

「八月初十？還有幾日才九月初五？到時陣阿嬤帶你回吉貝耍看牽曲，你二三十年嘸倒去呀！」阿嬤艱難的移動過來，摸摸他的臉：「阿立祖保庇你這大漢呀！你要回去給伊看看！」

究竟有多少年嘸倒去啦——伊總是把時間想像得雜亂些、冗長些——怎麼這兩三年卻又想回去？阿公在世時嚴禁伊回吉貝耍，是因為伊是平埔番？抑是阿公跟伊娘家有瓜葛？不管按怎，阿嬤青春時陣有二、三十年嘸返去故鄉看牽曲，阿公死了，那年才返去，已經整村的陌生人，想來伊的心也死了，隔年又中風，就不再回去吉貝耍，想不到今年又想回去。聽講老人走到最後的日子，總想要回去出生地走走，是不是阿嬤……而他每次總是騙小孩子一樣的敷衍伊：

「阿嬤！你客廳就有阿立祖，我現在去給伊看看，免走到吉貝耍去給伊看。」

「好！好！乖孫！好！」阿嬤笑著，黝黑的臉龐上，皺紋褶疊得讓人只看清裂開的笑嘴。

他走進阿嬤住的微暗的老屋裡，默立在門檻旁，看著供桌上的三個壺——那是阿嬤篤信的阿立祖，壺口綁的紅絲線已褪成灰白，壺內插的竹蘭倒是翠綠鮮活，壺前一堆檳榔，是他每次向檳榔攤買回的不切口檳榔。

「想不到阿立祖和我同款愛吃檳榔！」每次看到「阿立矸」總會有些詫異：「這款神明真罕見！」

如針的蚊子撲刺上他的臉頰，牠們遊盪在黃昏的大地上，衝著他的車燈結集，好多次，他關上車燈，蚊蚋卻叢聚到他的頭頂，在他的頭頂飛舞成個大漩渦。

上了鄉道的大馬路，世界倏的翻騰著光明，轎車都以極快的速度衝過，馬路對面，高聳在甘蔗叢中的燕尾脊頂，正是福興宮的廟頂。他在車流間找到空隙、加速衝過，小路入口處，高立著近三公尺高金爐，再過去，二三十部轎車排著，路末端燈火通明，便是廟口廣場。

「較輕聲欸！」阿嬤每次經過阿立壺前的謹慎模樣浮現他的腦際：「阿立祖現在在看阮們，阮們不可鬧著伊！」

廟口已擺了十幾攤珠仔台、射水球台、賣香腸台，他在最外面找到位置停下機車。

「潘仔！這認真要做啥！日時賺不夠？暝時還來和阮搶生意！」隔攤的金財仔湊過來。「嘿啦！來探聽有明牌嘸？做生意是假的啦！」

「明牌？幹！你抓到明牌亦無膽簽五萬十萬啦！像你簽五百一千，若我就黑白猜三個數字就好啊！亦免抓明牌啦！」珠仔台的蔡仔也湊嘴，他正滿嘴的檳榔。

「蔡仔！你不知影，潘仔伊阿嬤拜壺的，和這間廟神明同款，要求明牌請伊阿嬤出幾號就好啊！」

「做生意啦！」潘正雄笑著把箱子打開，濃郁的香腸烤香味溢出來，看看廟前廣場正面，歌仔戲團正拜加官，台下人影稀疏，廣場右側空地上，背著廟口搭的舞台，雖然被竹竿架著的帆布遮住，但從舞台下鐵架間望過去，台下近百個人影逡巡著。

如果阿嬤今天看到這景象，伊會如何歡喜？或許伊會說：「大家攏信阿立祖，阮們自己平埔人當然更要信伊。」從小看這廟一直是甘蔗田中的小小公廨，泥巴竹蔑壁，正面牆上掛三個鹿獸骨，牆中央舊壺三個，連廟門都嚟，也嚟香火，僅僅偶爾有人供了幾枚檳榔，一座小廟矮小得怪手一掌可以挖掉它——公廨是幾個平埔族人偷偷捐錢蓋的，阿嬤是其中之一，伊不敢讓阿公知道。

「平埔番仔的枉仔祖廟！」人們總這樣稱呼這間廟。

阿公也這樣稱呼它，大抵後面會加聲「幹」！伊拜觀音佛祖、玄天上帝、媽祖、土地公、大眾爺、有應公，至於阿嬤的壺——阿立祖，阿公不信祂，伊時常罵：